

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教材

主编 刘俊一 曹鼎

GUDAIHANYU

古代汉语

天津教育出版社

古 代 汉 语

主 编 刘俊一 曹 鼎

撰 稿（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文仲	刘杏宝	刘保今
刘俊一	李清池	张霭堂
陈文运	林乐腾	赵延琛
曹 鼎		

审 稿 林乐腾

天 津 教 育 出 版 社

古 代 汉 语

主 编 刘俊一 曹 鼎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湖北路27号)

江苏省新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 17.625印张 350千字

印数 1—9,500

ISBN 7—5309—0024—2/H·2

定价：2.90元

山东省中文专科教材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福田

吴恩扬

姜葆夫

唐功武

徐鹏绪

曹抡元

韩日新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我国普及九年制教育，加强师专教学的需要，我们与天津教育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这套师专中文教材。这是建国后第一次配套公开出版比较系统、实用的教材。除供二、三年制师范专科学校使用外，还可供教育学院、函授大学、职工大学及中学教师进修班选用。

这套教材，是在山东省教育厅领导下，以聊城师院、泰安师专为发起单位，由山东省师专系统中文校际教研组协调、配合，集中了山东十几所师专、教育学院和师范院校的骨干教师协作编写的。从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开始在省内外大专院校中酝酿、筹划。一九八六年初，在省教育厅高教处领导下，省内十二所师专中文系主任联席会议在泰安召开，省教育厅高教处和泰安师专的负责同志参加，天津教育出版社领导同志到会，就教材的编写、出版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产生了教材编委会，决定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由编委会聘请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水平较高的中年教师任各书主编，并聘请一些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任各书的审稿人。编写人员由各书主编在省内师专、教育学院和设有专科班的师范院校中遴选。随即在泰安召开了全体编写人员会议，省教育厅、高教处、泰安师专、天津教育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和各书审稿人与会，就编

写教材的指导思想、质量要求、文字体例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确定了各章节的分工。会后，编写工作即全面展开。初稿写成后，在各书主编、审稿人的主持下，进行了统稿和定稿工作，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适逢国家教委下达了《关于印发“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〇年高等学校中文类、哲学类、教育类、图书情报类、新闻学类、社会专业教材编选计划”的通知》，对文科教材编写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我们又派人走访了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就教材编写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汇报，并听取了意见。这样，我们的编写工作就有了遵循的原则。

首先，我们力求按《通知》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切实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充分体现改革精神，既考虑到当前教学工作的迫切需要，又注意到文科专业的长远发展，在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的前提下，总结和吸收了当前教学的新经验和科研新成果，从而改变了以往编写教材中知识老化的状况。

其次，我们力图体现师专教学的特点，努力贯彻为师专教学服务的精神。根据前教育部颁发的师专教学大纲，结合师专教学的实际，从内容的详略，到章节的安排，都避免了以往师专教材中盲目向本科院校看齐的倾向。在编写方法上，也力求做到纲目清晰，有些章之前，提示了教学要点，各章之后，附有参考书目和思考练习题，以利教学。

再次，我们注意了教材的配套。这套教材共十种：《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体写作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美学导论》，有些科目还编选了相应的配套教材。（本书即此配套教材之一）

在编写中，我们还注意到了各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使其协调配合，既避免重复，又有利于使学生形成较为合理的中文知识结构。

最近，国家教委委托山东省和黑龙江省分别起草和讨论师专中文系专业的教学计划，准备在此基础上制定教学大纲。我们这套教材，可以说是对山东省已经草成的教学计划的实验。

教材建设是教育事业上的一项基本建设，它的成败影响着教育事业的成败，必须努力搞好。但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山东省中文专科教材编委会

1986年10月

本书使用说明

一、本书以原教育部拟定的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古代汉语教学大纲》为编写的主要依据。供一学年(两个学期)教学使用。

二、全书主要由通论和文选两大部分组成。通论以文选为依托,文选与通论相沟通,力求达到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的结合,着眼于提高学生阅读一般古代文言作品以及从事中学文言文教学的能力。

三、通论部分旨在讲述学习古代汉语的一些基本知识,如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等;还包括学习古代汉语必备的其他基本知识,如文言句读与翻译、工具书的使用等。所用例句,尽量从本书文选里选取。

四、文选部分以先秦两汉的散文为主,内有记叙文和论说文等。所选篇目,较为集中地展现了古代语言现象,有一定的典型性、思想性。

文选部分均有注释。有关作家或专书的简要介绍以及选文内容的简要说明,分别见于各篇的注释①。同一作家或专书第二次出现时,则不再介绍。注释除释明词义(该词固有的意义,或该词在具体环境里的意义)外,必要时还适当做语法分析或串讲。注释一般不采用两说。

文选部分的注释,凡异体字以“×同×”注出;通假

字以“×通×”注出；古今字以“×为×的古字”注出。注音一般不注旧读和异读。

五、本书所用语法术语和对一些语法问题的看法，原则上以中学语法教学系统为准，兼顾传统说法，基本上和中学文言文教学是一致的。

六、各章或节之后，附有“思考和练习”，全书之后附有文言白文选段若干，主要强调本课程教学的实践性，使知识化为学生的熟练技巧。

七、全书末后附录“文选汉语知识提要（举例）”，就数篇文选里的语言现象等分别予以释析。

八、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阅并吸收了若干有关专著、专文或资料等内容，恕不一一列出。专此说明，并表谢忱。

绪 论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必修课。

这门课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汉语。但是古人口头上的语言已不复存在，所遗留下来的只是他们的书面语，所以《古代汉语》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只是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文言文”。

古代汉语的书面语，大体上可分成两大类：其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书面语言以及后世仿古作品的语言——“文言文”。两三千年来，文言文的语法结构变化不太大，只是词汇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有所更新。其二是唐宋以来，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形成的所谓“古白话文”，如诸宫调、变文、话本之类。《古代汉语》以文言文作为研究对象，这不等于说“古白话文”不重要，或者容易研究，而是因为文言文代表了两三千年来汉语书面语的大多数。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古人运用“文言文”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有关文学、艺术、哲学、数学、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工程机械、农业水利、医药卫生等多方面的遗产，我们要批判地继承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首先必须研究“文言文”。此外，“古白话文”的研究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开拓、探索。

《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通过

《古代汉语》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语言规律，具有阅读、分析、讲解一般“文言文”的能力，不能以已有的今人标点、注释的“文言文”为限，而要具备一定的直接阅读、分析、讲解原文的能力，这样才能有利于批判地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才能胜任中学“文言文”的教学工作。比如医学名著《素问·痹论》中有一句话：“经络时疏，故不通”。既言“疏”又言“不通”，如果没有掌握古音韵常识，不免望文生训，扞格难通。原来“痛”、“通”并谐“甬”声，古韵同在东部，“通”是“痛”的假借字，破其借字，读以本字，疑难就涣然冰释了。

二是通过《古代汉语》的学习，加深对现代汉语的理解，提高运用现代汉语的水平。现代汉语来自古代汉语。无论语音、语法和词汇，这种继承发展的关系都相当明显。单就词汇而言，古今构词法一脉相传，现代汉语中还沿用着不少文言词语。古代汉语中，不但有许多有生命的东西需要我们充分利用，而且由古知今，有助于我们比较深刻全面地理解现代汉语，提高运用现代汉语的水平。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这里，“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推陈出新”，同是一个意思。有意识地灵巧地连用这些同义成语，有力地阐明了所要表达的意思重点。毛泽东同志能把文言词语化到现代汉语中去，天衣无缝，运用自如，是同他十分熟悉古代汉语成语的性质、特点、意义和用法分不

开的。鲁迅在小说《药》中，为康大叔设计了一段话：

“……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钮扣，……（康大叔）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运气了你”，是继承古代汉语实词活用的用法，把“运气”用作使动，更好地体现了人物的思想。可见，恰当地运用古汉语词语、语法对于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是有益的。

《古代汉语》的课程内容包括通论和文选两大部分。通论部分的具体内容有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以及古书的句读、工具书的使用、古书的注释、古代的文体、古籍的校勘等等。讲授的主要内容是文字、词汇和语法。由于课时的限制，音韵、修辞、句读、工具书的使用只能重点讲一些。文字的重点是汉字的结构和通假字；词汇的重点是词的本义和引申义、古今词义的异同、词义的辨析、训释词义的基本方法和规律；语法的重点是词类活用、成分省略、习惯句式、常用虚词和句子的语序；音韵的重点是上古音韵部分。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它们之间存在许多相同之点。因此，讲授的重点自然而然地要放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相异点上。这样就比较容易做到教学内容少而精，教学进度快而省。文选部分是根据先秦两汉为主、散文为主、短篇为主的原则编选的。既注意到内容的思想性，又注意到语言的典范性。本书的每一单元都布置了习题，便于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以简驭繁，从而达到学习的目的。

古人有言：“授之鱼，不如授之渔。”“渔”是指打鱼的方法，“鱼”是死的，“渔”是活的。有了“渔”，“鱼”便可以源源不绝而来。可见学习方法的重要。学习《古代汉语》也要讲究方法。学习一门科学，可能各有各的方法，不过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往往是相通的。学习古代汉语的方法，可以归纳成“三要”：

一要多读、多想、多记。学习《古代汉语》，“文”“论”结合，多读、多想、多记才是学习的门径。多读，首先要多读古代的优秀散文，至少读它几十篇，上百篇。光读本书中的选文，那是不够的。《古代汉语》通论是古代汉语语言规律的总结，它对我们学习《古代汉语》起着指导作用，但学习通论仍然要以古代作品为基础。好比学习游泳，高明的理论指导固不可少，要是不肯下水，任何游泳理论都将失掉指导意义。又有理论作指导，又敢于下水，这才是所有会游泳者成长的必由之路。学习《古代汉语》也一样。不多读“文言文”，想超越这个感性认识阶段去学习规律，学得再好，也只不过是水月镜花而已。前人学习“文言文”极其重视感性认识，常说的“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可自知”、“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都是非常有道理的经验之谈。学习通论和多读古文，二者相辅相成。

多读还得多想。边读边想，边想边读。读而不想，难免犯囫圇吞枣、食而不化的毛病；多想就会深入理解语言规律，增加“读”的深度和广度。《文选·禰衡〈鹦鹉赋〉序》有一句话：“衡因为赋，笔不停辍，文不加点。”毫无疑问，“文不加点”用来形容禰衡的文思敏捷。如

果不想一想“点”的意义，不假思索地把“点”理解为“标点”，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尔雅·释器》：“灭谓之点。”注曰：“以笔灭字为点”。疏曰：“今犹然。”

“文不加点”意谓文章一气呵成，不加涂改，这才能够说明文思敏捷。《资治通鉴·汉纪》有这样的句子：“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这里的“方”，各本多解释为“刚刚”、“正在”或者“将”、“将要”，仔细想一想，都于义未合。“方”是“并”的意思，《说文》：“方，并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部分，“方”的第一个义项便是“两船并行”。“方连船舰”系指让船舰头靠头、尾靠尾地平排并连在一起。“方连船舰”言“横”，“首尾相接”言“纵”。这样，操军的船舰便前后左右连接成片，给周瑜、黄盖以可乘之机，曹受火攻，导致大败。如果船舰上下衔接，首尾相连，一字形长蛇阵拉开，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烧而走（之）”的。

多读、多想，还要多记。《古代汉语》中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的知识不少。不论文字、词汇、语法、音韵，乃至古代文化常识，哪一方面都有。诸如六书条例、语法规则、上古声纽、……统统需要记忆，否则就无法学以致用。阅读文言文离不开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语音的问题不太大，因为“文言文”不必用古人的语音去读，尽管有时非谙古音不能读懂，但那只是“有时”而已。它的道理跟不会说普通话的那些广东人、福建人能读懂老舍的《四世同堂》一样。《古代汉语》要讲点古音韵，为的就是要解决有时为古音所困的问题。语法比

较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同属一个语言体系，虽古今相去几千年，二者的语法差异并不太大，因而学习的难度也不很大。最重要最难掌握的是词汇。语言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的，语言三要素中，词汇的发展变化最快，也最敏感，它几乎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词汇的发展变化，除了旧词消失、新词产生之外，还表现为词义的各种变化。词汇的古今差异最为显著。读不懂“文言文”，关键在于不懂文言文词语。如孔子关于教学方法说过这样一段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么简短的两句“文言文”，有的词，字面认识，词义不懂，有的连字面都不认识。就是这几个词成了“拦路虎”，使有些人闯不过词汇关，读不懂这两句话。如果把词语的意思弄懂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由此可知，阅读“文言文”应当把攻破词汇关，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来抓。成千上万的词语怎么抓？答案极简单：要从抓常用词入手，先记常用词。常用词数目有限，使用的频率却特别高。如果我们果能象学习外语那样，用心熟记几百个、一两千个常用词，对我们阅读“文言文”的用处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二要多运用比较学习法。学习《古代汉语》，可以拿古代汉语同现代汉语作比较，也可以拿古代汉语同古代汉语作比较。古今汉语的比较尤其重要。作比较时，应该从同中求异，异中求知。举几个例子：

A、语法比较

请看下列句子：

①晋军胜齐军。

②晋军败齐军。

③晋军败于齐军。

“胜”和“败”是反义词，在①②句中同作谓语，还带着相同的宾语，可①②句所表达的意思却完全相同？原来①句是现代汉语句式，在古代汉语中，“胜”是不及物动词，后面根本不带宾语。②句是古代汉语句式，动词“败”是使动用法，“晋军败齐军”就是“晋军使齐军败”，意思等于“晋军胜齐军”。第③句是个古代汉语被动式句，介词“于”引进主动者。“晋军败于齐军”犹如现代汉语“晋军被齐军打败了”。①②句跟第③句意思相反。这样比较学习，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现代汉语的及物动词谓语句，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古代汉语的使动句和古今汉语的被动式句。

又如古代汉语的副词，数目繁多，分类复杂，用得相当广泛，采取比较学习法学习，容易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总的说，副词的基本作用是修饰动词、形容词，在句中充当状语，有时充当补语。这是古今汉语一致的。但是古代汉语有一部分副词，经常放在名词谓语之前，如“神即形也，形即神也。”这里的“即”与现代汉语大不相同。古代汉语这类副词，可见的有“即、乃、皆、固、必”等。它们的用法虽同，而语气、作用各异。比如用“即”，着重解释主语，“即”近似“就是”；用“乃”，着重申明主语，“乃”近似“却是”；用“皆”，着重总括主语，“皆”近似“都是”；……分开说，古代汉语的副词与副

词之间，可以“同中求异”的地方也很多。有的副词，意义和用法基本相同而又微有不同。如“良”与“殊”，都有两个基本词义，一个相当于“很”，一个相当于“确实”、“真是”，而“殊”所表示的程度较高，接近于“最”、“十分”，与“不”、“非”等副词连用时，可译作“根本不”或“一点也不”；还有，“殊”不能用在表示时间的形容词之前，也不能用在名词谓语之前。

B、词语比较

古代汉语同现代汉语的词语比较，情况不外乎下列三种情况：古无今有的（如“出线”），古有今无的（如“眵”，安重能忍貌），古有今有的（如“可怜”）。第一种与学习古代汉语无关，尽可不管。第二种压根儿不认识，非查问不可，反而不会造成误解。古有今有的，如“辛”相当于“辣”，“冠”相当于帽子，“侏儒”相当于矮子之类也好学。最难也最值得学习的是古有今有，词形相同而词义发生了变化的词语。比如：

	今 义	古 义
去	“来”的反义	离开
交通	各种运输业和邮电业的总称	勾结、交往
再	又	第二次、两次
消息	新闻报道、音讯	生灭、盛衰
恨	怨恨	遗憾
行李	出门带的“行李”	外交官员

这类词语，古今词形相同，在现代汉语中又经常出现，我们理解文言词语时，往往容易以今律古，望文生训，以致产生错误。所以，运用比较学习法学习这类词语，就更有实用价值了。